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集卷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典簿_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_臣劉能

欽定四庫全書

蘇門集卷七

明 高叔嗣 撰

碑志

山西八角堡新置守備碑

嘉靖乙未朝邑韓公既治山西冬遂行三關十二月繇
代州登鴈門上寧武留六日歷八角所留一日校士射
去至偏頭稽兵實賞有能定法除殘士心悅勵惟冀寧

道左叅政叔嗣僉事日乾鴈門兵備副使啟從踰歲從鎮西入省公察於邊害要之地乃上言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臣韓邦奇謹與鎮守山西副總兵臣鐸視邊關歷八角堡察其道里南至鎮西衛裁一百四十東去寧武裁九十西至偏頭北至老營堡各如之其地適中臣以考之圖乃與大同西路平朔奶河堡葭麥川相值而地不甚險敵騎內侵路必出于此邊人數蒙其患往歲都御史鉉建此堡議甚是其額置守

禦千戶所一指揮一官軍一千四百然指揮非兵部所
擬注即缺類以空員一人強使之其權甚輕兵將不識
何以責成功且又本邊乏人臣見管隊諸職往往攝以
旗軍雖百戶亦無於是守禦指揮缺即不得不用腹裏
者充之益非其不良于用甚無益臣邦奇臣鐸謹議
宣府地方如新河新開諸堡官軍裁三四百又無衛所
比之八角相絕然尚為置守備臣謹請八角堡置守備
一人領之使因奏偏頭指揮萬山可守備十五年闕月

奏下兵部其月兵部奏俱如請叔嗣謹考山西地當敵一面其北守大同割朔應蔚渾源州屬之以南守鴈門鎮西鎮西者奇嵐州也洪武三十三年稍置偏頭成化二年置寧武則與鴈門而三其後正統末更置老營堡稍大之而置八角堡實由嘉靖元年始後二年成偏頭初領以都指揮後弘治十四年始移置副總兵鴈門寧武成化初置守備老營堡正德八年置游擊將軍一人而八角置守備實由今始羣吏議伐石以紀苑洛公之

德視後世其系曰聖皇臨位匡撫萬國表畫河山鴈門
南北乃立三關以戢兵革蒞用鼎臣羣帥奉職鼎臣之
恪法令修飭吏奉條約豪族屏匿下究閭井軌教不忒
細大齊同俱有品式歲乃大和百穀繁植民歌于塗美
衣衍食訟獄既平士行端直歲十二月來巡邊域乃周
三關士馬審劾閱于平壩兵固不克徵亭外內燧火衰
息聲彼四遠酋長柔服乃建守臣下僚是陟疆場謐寧
惟公明德我刊厥石以垂罔極

新遷賈令驛碑

賈令驛不知名所繇起置在盤陀同戈洪善之間嘉靖十五年八月大水壞驛舍其月祁縣知縣劉銳因呈言驛去祁二十里而近並河民居裁百餘客來無肯安者常止祁傳乘糗芻縣驛兩具之以應客求惟祁所出民病不敢言且驛長諸役使皆近驛人為之善伺得其私公亡匿傳來雖囚係亦解縱去莫誰何前後長以罪罷去不可勝數驛事益廢願因其壞遷之縣便當是時祁

父老皆言驛當遷都察院下其呈驛傳道察院下分守
道使都司斷事尹竭視之視之賈令東抵盤陀三十五
里北抵同戈四十里南抵洪善七十里祁居其中盛言
可遷會都察院結汾州獄繇祁還分守道白其狀議乃
堅決曰必得人以專其工不然不就于是屬太原府檢
校鄭鴻計其直期以畢工得代故成起以九月二十六
日成以闕月闕日始賈令人食于驛聞驛遷聚族將訟
之其言惑人檢校鴻遽撤其材盡歸之縣乃不果訟故

太原名善訟不虛也夫以一驛之細其事明白如此不遷則祁民不堪而困已遷之則賈令不利而怨已怨者其私也微斷以行之有不為言所動者誰邪繇此言之彼其大者可慮也已

嘉平渠碑

惟嘉靖十四年十月朔都御史苑洛公平榆次康彥德之訟徐溝王知縣懷禮乃刻石以明政意始榆次縣東泉出合流山曰小河水由馬村前西放至軍村過蜀巴

村蜀巴村彥德居之下流百姓治渠灌北胡喬西胡喬
郝村太原右衛軍屯在徐溝者號庄子營及北關廂村
凡五連塍交注其約春引水起北胡喬以次及北關廂
秋起北關廂以次及北胡喬各為長分督之以故田皆
成膏沃而彥德田在上游也水由地中直走下亡所用
異時他村人引水至此從上或壞並渠田彥德村人故
塞其水于是他村人約為至期餉之酒若食不免則遺
之穀尚無厭久之他村長趙文奎不忍乃訟之屯田道

屯田道聽其獄弗直面彥德訟之都察院下分守道治於是分守道乃變其渠長諭他村人均出直割並渠地界之代納其稅則長亡爭屬懷禮成其事踰年春懷禮言渠事明白矣號其渠曰嘉平立石焉

遂成鎮碑

丙申夏四月叔嗣行壽陽方君體易同至要羅山視新鎮訖工樓屋壯堅登之傳舍作其下街衢洞直可觀已有樹新楹者三民曰自鎮成而遷至之家十有五矣于

是題其門刻石號遂成始山西辛壬癸歲屢弗登羣盜
萌芽而要羅山介陽曲壽陽榆次盂縣之間也東走京
師西走蜀秦其路四達盜沒其中吏莫之捕相視緩罪
往往林巖蔽虧行旅百出百姓患之叅政今山東按察
使遂寧陳君子學分守冀寧建保甲之法根逐踵條竟
內盜息思制要害鎮議由是起矣會兵部奏欲為邊民
修堡壁併居之以為固咨下諸撫巡都察院行子學乃
援之請而都御史任西溪公可之使吏度要羅山地毀

南溝寺撤古瓦橋材木苟完復分其力三縣來役工作
子學遷去體易攝是道身督其工故有成也起以嘉靖
十四年二月成以其冬十二月壽陽主簿牟嘉續榆次
縣丞丘岳孟縣丞郝世燭牒告工畢請設巡檢司巡撫
都察院察院下其呈叔嗣以設官置吏法當奏聞緩乃
議置百長一人割三縣民壯五十隸之百長居官舍給
之廩為常皆如議體易福清人今按察僉事分巡冀寧
子學體易俱有文以道治民上下便之叔嗣實代子學

守其條教不墜刻石紀其事

汾州馬跑泉碑

嘉靖十三年甲午正月冀南道汾州王府教授所申欲
改引州城西馬跑泉水環城陰顙其利民並泉居且千
餘家恃水以富百餘年其樂改否如何也巡撫都察院
得教授言信之符下分守冀南諸道親詣汾亟舉其事
分守道時在潞安也心疑鑿引水泉妨民生業不便呈
復議止之巡撫院以為不能身帥人徒託空言會冀寧

道有賊殺石州吏目遂按行冀南道徑奪其俸收吏罰治之分守道既造汾汾士民數百餘人俱言引水無益而馬跑泉山下郝洪里人李從恩等果狀言自父祖以來世守其田源今欲引奪之必死亡聊其言哀痛百姓或哭遮道訟不已分守道符下權州平陽府推官授孝義縣丞前給事中國良往視之歸俱言地勢高下崖谷斷連去城五七十里工作非鉅萬不可當夏秋水水漂發舉而棄之亡益也絕不可行分守道往眎之良信欲

上其事復止之部吏皆震惑曰必重得罪當是時民饑
訴賑分守道議以移沃野之粟救瘠土之人公私俱便
可行呈上乃得請每地畝勸義粟三斗貯之倉使同知
蘇瓏掌其入諭民占水種田如舊於是汾父老議以分
守道止不復改泉矣然吾等老後世子孫誰復知泉所
為不改者乎諸司代去亡常安知後不有欲改泉而人
弗能止者邪則羣詣道請刻其事石又懼藏碑不固請
樹之公衙堂比余感其意叙其事刊之石叙復質直不

文後人益笑余愚也

大明北墅李公墓表

北墅公始自慶陽徙開封當成化之十八年蓋為儒無所成有弟曰夢陽世稱空同先生幼異才公勗之頗學登進士以文章名公乃稱曰士而貴蓄道德若庶人則惟居積不多之患于是習猗頓陶公之術遂以財雄第宅田園極膏沃子孫皆與開封人婚弘治中壽寧侯橫時空同先生為戶部主事也上書言其狀下獄繇是有

直聲正德元二監官劉瑾竊政戶部洪洞韓尚書劾其
罪而彈事出空同手瑾怒矯詔羣逐之已而逮繫空同
京師使者乘勢窘迫且希瑾意欲殺之甚急家人畏或
匿去公既富於財往來其間賓客游說萬端卒脫之獄
空同直聲動天下而公遂以友愛聞有子四女四初娶
真定阜平孟氏大同府知事楫之女也有婦德生子根
散官木舉人友竹為石嶠岔驛丞而側室陳氏生子樹
一女柳氏生三女諸孫子九某某女十曾孫子三女三

公事父母孝處親族治家教子孫有法木既以丙子舉于鄉文翰茂美當世達士莫不交之而諸孫中用恒用謙用觀皆為府學生女嫁皆貴族歲時上壽車蓋至里巷為不通公好氣慷慨坐中起舞行酒客盡歡既老為諸子異產居之曰使後世相敬也享年七十五孟氏享年六十九卒合葬城北百岡空同先生之叙譜曰李氏貞義公者名恩贅于扶溝王聚而隸于慶陽寧州軍故居慶陽貞義公生忠號處士公世有達節處士公生正

為阜平縣學訓導遷為周府封丘王教授號吏隱公娶
高氏生孟和字子育即公夢陽字獻吉孟章天故公娶
于阜平而家大梁從吏隱公也空同官至江西按察司
提學副使先公卒叔嗣讀李氏之譜而用觀妻我兄子
姻婭之間聞其行誼特著謹撰其大事刊石墓道以告
勿毀

明王先生配陳氏合墓志銘

友人王子安生十八年甲戌為正德九年厥考卒藁塋

後二十年甲午為嘉靖十三年母陳氏卒踰年十月二十六日合墓之開封城東南神岡新阡子安追惟考妣之德著于同年生馬昌胤之狀以命叔嗣銘狀曰王氏在元為蘭陽縣人大明興曰八老者初徙陳留縣天下甫定詔百姓得自墾田因家于堽陽鎮八老生王玉生諒諒生宣宣生先生諱祿字天賜起跡田畝博學詩書明于古今之務卓犖不羣弱冠試于有司文辭甚偉補為開封儒學生受業京師車一之山東王懋綸諸公門

下交相推獎許以經世之材遂及諸生亦遠讓伏流譽
至今夫其德輶所被聲實兼隆雖時弗遇人猶悼嗟故
可述已乃若峭直之性與世寡交端嚴之度疾惡若仇
然而聞善若驚視人猶已淵懿弘大溫如春和故罕所
尤于世焉至其孝友之行可質神鬼嘗聞父疾絕河歸
視會履春冰奮出不死園廬遺產推致伯兄不取其豐
致身以禮屢空晏如不幸早歿享年三十有八生民弗
蒙其惠學士徒纂其業嗚呼痛哉有子康字子安舉進

士省試錄其文次子廣孫男四孟言仲言季言少言孫
女三俱幼陳氏惟儀封之望粵有令德慈柔純靜克配
先生躬履井臼至暴馬通用供饗婦職備修庭無間言
以昌孫子享年六十叔嗣幸與子安好村墟相聞嘗拜
太夫人堂下雞黍用勞惟我母氏接待慈顏每語叔嗣
謂王氏有賢母遂用刊石幽堂銘曰昌胤有云政缺道
分魁儒藝士晦沕亡聞若王先生夫婦之德儷于古訓
其行弗忒更百後世孰知其則我銘茲石以眎罔極

霍上蔡墓表

嘉靖八年秋守河南都指揮軍事盧龍霍君錄其考上
蔡知縣妣劉宜人死王事事河南高叔嗣讀其書其奏
曰給事中臣瓚言河南巡撫都御史臣璋巡按御史臣
鰲言上蔡破賊殺其知縣恩裂尸四置縣門其妻先自
罄於室武皇帝曰其贈光祿寺少卿劉贈宜人錄其子
下有司治祠屋共祀事其碑曰賊斷上蔡頸無血白氣
縷縷若騰龍面猶生其傳碑同而與奏絕異人曰霍氏

不忍其酷故傳避之碑蒙其誤始賊入上蔡城上蔡人相與謀脫霍使一人衣冠偽走賊呼我知縣來賊則羣執以去以其間使霍可亡去霍不肯傳皆漏不載傳不可信要之死不可諱徒使後萬世人疑者當以奏為正於是采上蔡遺事勒石墓上遺事上蔡始為山陽設法省共餽私費為安邑不受富民請初富民翁獨死其妾私其貨於養子乃逐其養子歸其貨于其族以食其妾罷山民之為吏樵者遭宦者劉瑾奪其官起家為上蔡

賊攻上蔡城凡一日夜城破猶巷戰城卑於故蔡城而附之故破劉宜人先上蔡一日死宜人築臺曰望夫宜人少蔡十二歲繼取始人以上蔡少子免賊初戕上蔡於南門縣人收其尸上蔡少孤事繼母孝性不飲酒人不敢干其介三仕家不益皆碑未載者十五事合前十七事

明袁處士公墓志銘

袁處士公諱寶字尚資祥符人也家故高貴始元季豪

傑莫肯為吏多臧于賈中而處士先景英者筦公家鹽利會世已亂縣中人皆辟匿去景英獨計不去久之高皇帝已定天下三年予百姓戶繇縣中故族計裁六七家它盡乃客戶景英帖為匠以此益饒知名生伍伍生貞貞生恭信敏信取曹氏生處士及定處士年十三信則卒亡何敏卒袁氏本據世業信敏以然諾四方客歸之列肆東衢上既皆已卒而處士幼好弄鬪鳥游嬉術中里父老或倚門笑曰是兒袁士衰矣處士聞則歸投

殺關鳥持抱母問父生時狀三年足不復出前衙以千金往徠商吳楚間益救行三楚秦晉江淮之良賈益多歸之乃復振當是時袁氏同財五世子孫數十非痛以禮折之則羣不相能而處士事其母最孝與弟定友愛晝夕問汝得無饑寒事率身先之不以一錢入私室族以大和正德中嘗詔郡國求五世不異火者有司皆計莫如袁某家乃以羊酒先袁氏奏定當上矣而太監鎮守府縛族子以他事欲殺之處士行千金立出之獄家

繇此困而旁他家幾欲得袁氏肆者念處士老諸舍子
亶不分分而奪之易耳即紹謂諸子汝亶能分吾將佐
汝金為生諸子心各欲自謀果訟欲分處士詣郡聽事
叩頭屈指數吾為若取某嫁某未嘗多少為家三十餘
年誠無狀然奈何使家至身破乎爭不能止諸家既分
乃置酒又要諸肆中賈客諸肆中賈客長老曰袁四未
嘗利人一物妄一言欺我皆莫利從去諸家遂敗處士
又振時猶恤諸家然前詔遂格不行它時郡縣春秋鄉

飲求客學上處士名具以狀對郡乃召以為賓嘉靖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疽發髯際卒計生天順五年十一月二日年六十九取晏氏繼方氏繼楊氏方氏生一女鎮平王府輔國將軍夫人楊氏生子四永爵學生永祚永德永清女三一歸劉承武生一叔嗣封安人一陸東生卜以踰年閏月閏日塋宋城西土橋旁晏氏方氏祔銘曰累蹶而趨亦莫躋也既豐于家而弗利也視居則卑德之貴也鄉人之思卒相謂也辭以申之余歔歔也

大明山東鄒縣學訓導陸公合墓墓志銘

高叔嗣有友壻陸生東者陸生之父陸公生而甚秀異父名曰澄他日曰聞古有陸澄則更名清字汝清七歲誦孝經朱氏小學少長受毛詩常知縣所通諸家之言為縣學諸生縣學諸生文盡出其下試輒得廩膳陸公連讓補後已貧者謂不足為儒也乃與其弟澣澤澍淳修孝友之事躬行於家當是時陸氏同食者數十而母族之貧者又數人大母家朱氏母家林氏盡仰給生死

之具而朱氏故一子陸公嘗求得資之為賈又為取婦生子朱氏得不絕人由是頌陸公長者矣而郡太守至親拜陸公之父以子孝故也陸公嘗父母病不解衣日夜侍非口親嘗藥者不進父喪三日不一飲食母喪亦三日諸盡放古為之終喪五年卧廬中哭數幾死其後右目枯人益賢之無不欲知陸公者然而七舉不得第正德十五年歲貢入京師天子殿試例授山東鄒縣學訓導陸公欲之鄒卦之得不吉陸公謂人命也明年之

鄒之鄉則以其學帥人不受諸生金錢居歲餘果卒諸生為棺衾哭皆哀陸生之母初舉人李海者取於杞之徐氏一夕徐夢見月光入於懷婦翁臨洮知府紳謂海汝夫婦當生賢女後海夫婦生女名曰金櫻因不肯妄予庸人時陰求可予者而人往往譽陸公而陸公業兩取皆早卒心亦儀李氏兩家遂為婚姻嫁時陸母年二十矣能孝舅姑姑林病困求瓜同輩無敢進瓜者陸母獨進瓜陸公為儒而陸母自三四歲時已通孝經列女

傳等曉詩書治家家內外皆治生三子蘭先卒東陸生
皆口授之書生二女亦先卒陸公之喪羣弟始異而陸
母從二子歸墓也貧居一敗官舍中則以其嫁時衣被
為東取于楊禎氏無何楊氏卒又為取於劉雲圖氏為
陸生取于袁寶氏其治家猶如故時人莫見其婦姑面
者陸母少嘗危疾陸公治之百方至是哭楊氏疾動卧
兩月卒於是陸生兄弟議曰始吾北涯公墓時無銘非
先人意今吾母又卒且吾陸自元儒學提舉五萬府君

二世而中衛大夫儒學提舉名三世而克仁四世而銅陵教諭伯昂塋其地五世而鞏縣教諭貴常徵不就官始居祥符六世而鑑以有先人七世俱盛德是不可泯故乞銘于高氏陸公生成化六年三月七日卒嘉靖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其年四月九日塋年五十四陸母生成化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卒嘉靖八年八月五日關年關日塋年五十三初陸公所取陳氏琮女楊氏舉人瓚女兩人無子皆合塋事不載銘曰陸氏之先赫自金華

本源六世波流而他自陸公討始識厥家由上而推蓋
淵齡族二家藏之云譜所錄陸氏之先儒亦世有澄也
德明今則不朽天昌其學而身不偶宋城南偏西者公
墓三妃協德合塋其處

封君黃先生墓表

先生諱錦字元美安丘宿家都人也族胄由興蓋自淮
安元室板蕩官雖常次或遺其孥處于茲邑擇土浯河
一世曰通甫二世曰大用三世曰友敬四世曰英隱淪

不仕恭族休明五世曰泰為文林郎泰娶鍾氏實生先生純德懿行當世讓伏嘉言貞矩孚于閭里故可得而述已始侍文林府君歷官五臺寶豐應山出入翊贊俾無內顧海內稱廉服膺遺訓藏書禮器歿祭輒哭春秋嘉辰賓客罷慶攀墓慟毀用是疾亡母鍾痼病侍藥床褥經涉年所禱用身代遭喪悲號嘔血而瘖逮事繼母不易其禮與伯氏裳少長友愛庭亡間言哀多益寡幹蠱于家後奉伯氏裘書必均弗取其羸疾瘡相持奔命

江淮卒完而歸孤祐懼賊蹈必爭掠賊義乃舍親姬故
舊窮達弗變口鮮侈言交無私諾朋友讌好不能酣謔
僮僕勞役恒用身先惟其孝友出諸天性動不踰軌言
可貽謀享年六十有八嘉靖十二年七月閏日卒子曰
祚禎祥禕祿女二長嫁張東萊次嫁劉萬鍾孫曰守中
守正守道守默守愚守莊守銓守藩守直守謨守讓守
文守野守經孫女七禎字德兆癸未賜進士出身春官
錄其文式歷官大司馬屬佩印典職治行卓絕為諸曹

冠天子褒嘉詔先生封為承德郎兵部職方主事辛卯
武庫火德兆下獄奪官歸無怨色以奉大人當世縉紳
稱不容口叔嗣幸託德兆末交誼均子弟習聞休範承
訃哀慟追慕音容誦述先烈思垂罔極刊石墓道俾後
子孫永觀于茲

樂安李封君誄

嘉靖六年丙戌正月十七日山東樂安李公卒于京師
春秋六十又三公始家貧棄儒為吏授饒州府司獄後

以子懋欽貴封授吏部稽勲主事服官克家作範當世
則有三原馬伯循氏之銘彰德崔子鍾氏之表明德高
文歿而不朽於是乎在而嗣人思述前烈匪資一物苟
人有其辭皆將被之金石顧叔嗣頑敝復何以效其言
乎敢追而為誄曰昔在帝舜寔惟咎繇克慎典獄光於
虞朝齊美五臣庸登大理厥姓斯官末胄稱李淑問世
滋百代伊始惟公少長習詩敦禮誰謂儒行而安為史
皇授司獄于彼饒州民訛訟健邦典為仇桎梏日滿貨

賂川流敬德不恒物承之羞自公慎止郡邸孔修嚴嚴
犴狴生出死入天作寒暑裁鑒仍集貪殘之故捄命弗
給網罹無辜恒嗟以泣人之寬猛過猶不及司獄秉德
乃柔乃剛屏其臭腐哺其疾瘍囚曰父母眎我如傷無
或恐惕恃以不忘仲子耀文擢應嘉舉冠名春官飛步
宰府邦降嘉禮恩洽於親丹裳玉佩璽書四陳公拜是
受寵命日新寬樂令終懸車海濱自時不造於今為甚
鄒魯榛蕪文教衰寢喪服五禮民莫以諗抑抑封君化

行繇家道偽以誠作儉于奢鄉用折衷時尠有加奉姑
惟仁友弟惟愛每思祿養而親不逮純孝永思疾用是
廢乙酉之年蓋至京師何以勗子先民有詩先民有詩
夙夜在公著之翰墨以飭汝躬臨危末命道莫先忠言
發長逝遺憲無窮嗚呼哀哉于公駟馬功在活人丙吉
不死報及其身云何封君背世湮淪天道不憊厥嗣以
信萬石周慎不言篤行微物必舉內行純明校德徵古
異世同稱無曰位薄善靡與京豈乏鼎食或隤其聲天

之所與是謂仁榮身歿名劬來哲作程嗚呼哀哉

蘇門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蘇門集卷八

明 高叔嗣 撰

雜著

說直一首贈卮山先生

去十二年余以直友人之事得謫繇吏部郎中出為山
西左叅政居嘗邑邑不自解亡與言者踰歲冬卮山葛
君來為同官意相得也稍相親言相合亡何余入覲京

師後數月復還山西則會諸潞安是月首夏地尚寒夜宿館中明燈盞飲論議卓然聞所弗及某人賢不肖指諸掌上不阿當世不私其交留二三日不忍舍去每念直者嘗撓于衆君昔領郡淮安綰兵符天津淮安天津當京邑孔道使者舟車四面至客皆欲如所願時時興毀怨君居數年然縉紳益稱之何以致諸彼人巧為將迎衆或不可徧悅曲為避畏事固不可預謀惟直矣凡望其容貌而察其言者皆知其君子故誠賢者斯敬君

不肖亦且憚而引去無私求何怨之敢如叔嗣骭體無
匹于世世亦棄叔嗣然敬尚君故知君所以得天下士
譽者以此雖然有畏余讀說文說直字從十從目從乚
乚古隱字也謂人十目所視而亡曲隱為直絲比而乘
于心為德余衍其說人以十目而視我于隱處苟克當
衆心然後為直夫人以十目視我于隱處其可畏孰甚
焉士苟利其身已矣而且戕人以利身苟遂其私已矣
而且毀公以成私夫戕人以利身毀公以成私矜名夸

寵賈利騁愆何不至者而視人于隱處吾誠愛君故願君畏之也庖山先生命叔嗣以文且欲規之也作是說

釋訓

始許函谷先生讀論語至夫子吾道一以貫之曰聖人之道合治已治人而一之故曰一貫當是時曾子亟曰唯已而解於門人所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者盡已比於治已恕者及人比於治人此其同情而異言者也參五六籍曾孟如大匠執規矩而攷器象靡有不同

已然注者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又曰借學者忠恕之事其辭非不美而非仲尼本旨仲尼所以教人者博文約禮之功修己安人之事耳性命蓋未多言也繇是著論語指要顧學者莫敢當言注家或信或不信函谷為少宰也他日以語其屬高叔嗣乃考論語昔者子貢號最博識嘗聞一貫矣然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或曰夫子罕言性矣假使論語顯言性命弟子據而書之明白如此又安得所謂不得聞與罕言者乎繇

此觀之論語所載皆所恒言可得聞者也夫子嘗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思得中行而不可他日又思其次矣如此則其書豈有所謂語上者乎高叔嗣曰儒者可謂失其旨矣聖王之道內之治已外之治人非二物也道之分裂由黃老則其說長於治已繇申韓則其說長於治人然治已者身無為而人自化焉故其效可睹也治人者本末逆施法制逾多功效逾速禍慘逾近故申韓之說不可勝言也比繇聖人之道弗明也今之學

者不以聖人之所以修身治民者而修身治民徒以仲尼之所罕言與賢人之所未聞者而立言何也彼其施於用猶今之醫也亡岐倉之智而惑其遺方焉或能用其半或有不能徒視其才爾而非其學之獲也然則聖人之言卒亦未明也已

葬羸文

陰陽育物億類齊均喘息蠕動俱播陶均往來變化孰測其因咨爾有形誰使之然卓爾垂尾修脊環連四蹄

矯健雙目深員如鏡之瑩如金之堅稟氣中土其色孔
純資生於馬骨狀特雄少有軼才長而甚馴為家良駟
十有三年較能諸畜茂建元勲青陽受禪百草亨屯鳥
降於桑戴勝綿蠻農夫正策星言於田布種黍稷迎春
之先服我耒耜已事而跋霜露既下天地戒寒展力塲
圃以告成功五穀大熟厥禾億千登之倉廩維粒陳陳
曰為旨酒乃殺豐豚逮彼諸父享此百神既醉既飽和
樂無厭三春既熙士女溱溱主人出游于以遨覓我車

既膏大道是遵鳴鑾侍御稅於交甸興殫日暮總轡而
還歸塗未畢縣車迷昏眇默識路指景而犇長鳴在野
穉子倚門主人下車休於其宮服勞餘齒旅力不遐既
備高足出入孔安形神茂美老而奮馭氣竭力罄不克
永生哀鳴而斃伏櫪不振僕曰鬻之我心傷閔追思田
方老馬是訓少盡其力棄之不仁乃捐帷蓋塋之高原
嗟乎造化役汝以身予之蹄毛嘗其苦辛初縣高價爭
之市中金羈華廐何益汝躬當時所貴孰知其終才以

厲已利以為人萬物芻狗道於是存爾其息矣長反而
真

權說

夫大道未形萬類糾蟠有生之羣紛紛相奸聖人憂之
窺天之象察地之理陰陽變化百物之體追琢大道張
之使縣制民之中有物曰權於是乃有君臣乃有父子
乃有兄弟乃有朋友夫婦之倫皆於是起是故宮廷有
儀吉凶有禮農耕於野賈坐乎市飲食衣服以生以死

蠻貊鳥獸跨海內外經常垂布萬世迥賴天下大治亡
物不遂有不協於是者斥為妖孽逢其災害百姓樂成
守之曰經權乃遂廢藏為虛器聖者司之歷世莫施遭
時之變衆不能治時耀其權百姓驚疑權之久藏衆既
弗知及其用之適遭非時故若為變設與經乃離夫聖
立人極道以為公變故之來弗可勝窮隨時而遷與道
相從是故或揖遜位或兵相攻或握節而死或攝羣雍
雍合於億載乎萬邦使預為之是謂興戎權之推移

巨細齊同辟猶圓以出規方以應矩大聖創物莫不有
祖生民之業上下棟宇几席戶牖亡不得所間閤相承
愚夫咸睹及其築臺九層畫宮百堵奇巧萬方寓意而
舉孰知工師之有規矩行有舟輿居有杵臼生民之業
種種而有孰知規矩為制之首世衰道微變故日多環
視亡權莫如之何丘軻立言思濟天下無位弗行民不
肯與權乃大墜世鮮克舉王路榛塞俛焉終古天下大
敝禍亂無數易曰聖人作而萬物睹聖人作權與道為

伍駸駸駿首周流九土鳴鑾中律奮足中舞既踐康莊
超忽難阻鳳皇翱翔集於蓬堵驢羸驚鴝困不得所折
足傷羽衆人肖之孰者可語

卜隱

世有先生韜鳴鶴之懿德羨飛鴻之高舉指西山以寄
言託南郊而特處製芟荷為我裳結芝蘭而為佩濯長
纓於洪流陰卿雲乎傾蓋爰乃至人詔之曰夫空谷之
音不響於時久矣逸軌榛塞至言何述焉今先生舒翼

區外抗志浮雲執圭不以曜寵列鼎不以取珍結駟不以移步豐屋不以怵神獨杳冥以凝道汗漫以潛真寂寞以熙體寥廓以捐紛吾將為子端卜居之策吐招隱之歌降山父於箕嶺反老氏於流沙命耕稼于后稷受漁釣於姜牙然後疏以仁誼之淵辟以禮樂之塗休以六經之林栖以七畧之廬弭節三墳之表秉耒九丘之虛優哉游哉于以自娛先生改容而稱善援柔翰以成書

贈恭川李大夫詞引語

甲午之春晉方薦饑羣盜萌芽始鼠竊於深山俄狼狽
於旁郡銅符夜分羽檄日馳御史大夫王公御史姜公
憂國忘食得賢解衣選猿臂於邊邑求驥足於幕下時
則有我恭川李大夫義形四坐勇賈萬夫帷帳畫策則
言發中機俎豆折衝而謀成制勝開府總四道之兵建
牙徵三關之勇指水濟魏侯之川舉火焚介推之嶺魚
貫爭奮烏合盡殪桴鼓之聲絕京觀之事築未決旬而

大慙就平不崇朝而一戰著績壺漿陳於竟上露布走
於邦中士女咸觀父老胥悅先是恭川久服事於晉陽
將拜職於梁省除書初下辟命載留寇恂可借河內繇
之息肩裴度既行淮西於是授首建此長策贊我衆績
自昔未有制全勝於一出收成功於將去如斯之巨者
也家蓄油素願勒去思之銘國有憲章當賜來朝之樂
羣寮豈有言而弗聞歟將頌功而未能者爰獻觴於出
祖敢抽筆以命詞

策秀才文二首

問韓文公王荊公文章之工節行之高獨冠唐宋然昌黎不登宰輔天下恨之金陵再持台鼎訕笑于今夫退之之不為相未可量也使介甫優游下位材不究施則世之惜王者又不但如惜韓矣人之成名固有幸有不幸歟抑其材有宜有不宜也流俗之毀譽取舍豈盡合中果可定耶諸君必有獨見之言

問大易有云樂天知命故不憂未至樂知其憂果何事

孔子又云四十而不惑未至四十其惑果何物且以聖人猶然而況於吾人乎人之窮通譬如寒暑天不能以無寒暑而人能以無窮通乎然而俗士桎梏於軒冕逸民放達於山林皆不能見於通窮者故苟無心焉雖日處朝廷之上而不驚苟有心焉雖日在江湖之上而不舍請問安身之術何所據養心之法何所先諸生必有聞於此矣顧一陳之以觀其趣

祭鄭虔州文

在昔先民惟名與位苟取其一莫兼其二自非大雅孰
能兩至淵哉府君曠世高視先朝弘治時維休明俊乂
四集偕應弓旌試宰洪洞民嬉政成郡國交舉天子是
徵歷佐司徒撫翼皇庭處煩不厭在衆能澄乃守平涼
既踐於夔寵命亨嘉紫綬金龜川流雨潤惠政旁施四
民弗擾一郡咸宜邦降褒禮人興頌詩君子有行與時
舒卷未老引年稱疾自免中林放達故里偃蹇古人高
蹈方公則淺慶發厥門教成維子仲繼地官伯登御史

如珪如璋令聞不已璽書攸嘉爵服改增公拜於家帝
命再承履道不愆考德斯馮庶幾鄉國永觀典刑天不
遺老如岳中崩嗚呼哀哉某等忝接封壤嗣人之友禮
弗登堂慕德永久追誦光烈雖歿不朽望遠陳辭興哀
稽首

祭晉溪公文

嘉靖癸巳孟冬之望謹用牲醴楮幣申祭於故府主太
宰恭襄晉溪公曰在昔聖哲與道屈伸出入卷舒厥分

惟均曩者戊子愚也在逐退耕梁園逍遙河曲捐棄餘
息猶荷天覆端笏鵷行參轡驥足時維明公秉衡在司
徊翔省閭瞻近光儀狷直不容屢傾於時大人含弘忘
其陋私嗟余孤賤不懲其狂天不終恤逮公彫亡蒙恩
過幸出守晉陽事方賈傅情比顏延回思疇曩感戢自
憐過瞻墟墓轅馬弗前孟冬十月官程孔亟征徒憔悴
軌路杳默驅車汾上垂涕山側庶公精爽鑒予心惻

祭翟母太夫人文

嗟夫人氏稟聖含貞奉嬪高族厥德純明乃誕元哲作
邦國禎青瑣紫闥出入光榮鳳誥龍章昭受命服登于
遐齡享茲景福帝曰惟良克鎮荆楚江漢咸平元哲來
撫夫人從之如曹大家伏臘晨昏其樂孔嘉江魚橘柚
鼎食崇加夫人曰歸公疏再上天子眷之錫我祿養河
東不歸弗克以往遂殂于荆邦人咸悲云我大夫大邦
是綏夫人壽考匪悲所興夫人東轅不我俾寧凡此庶
僚罔不軫懷祖祭路隅以告同哀嗚呼尚饗

軼稿

山西鄉試策問二首

問典謨誥誓垂布萬世帝德王業于是乎在求之尚書
而其文可觀也我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能神授其歷草
昧初興不忘講習嘗伏讀御製惟詔則有即位諸篇惟
誥則有封信國公湯和諸篇惟書則有與元幼主諸篇
惟勅則有諭太師李善長諸篇惟文則有即位告祭諸
篇惟策則有聖學諸篇不刊之典懸諸日月自然之文

沛若江河蓋與典謨無二矣昔漢武帝征伐四夷詔令
爾雅是時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之屬為之視草唐德宗
奉天罪已強悍流涕是時陸敬輿為之裁詔彼徒臣下
之代言爾然其盛若此而況出於聖祖親製者乎是宜
勅敵草心鉅儒拱手也列聖相承金匱石室藏之天府
副在有司茲願頒布學宮與六經為七人得誦法神武
聖文示百王式不其盛歟其視續七制之書集兩漢之
詔令者相去遠矣諸士子謹相與頌敷其盛可乎

問聖人立言垂訓至六經孔子之書止矣後世專門著書者無慮數十家何紛紛若是哉要之純駁是非之間自有不可掩者矣姑舉其大者與諸士子商之夫經莫大乎易作太玄者固欲準之也說者謂其言一本於莊老已不免于覆瓿之譏矣然則易果不可準乎傳莫大乎論語後之作中說者固欲擬之也說者謂其言實過于荀揚亦莫逃于豎屋之譏矣然則論語果不可擬乎至若大學之書教人之大法也後儒因之以作衍義其

二綱四目之列非所以闡其旨乎或謂但及修齊而不
及於治平者何歟春秋之書經世之大典也後儒繼之
以作綱目其褒貶鑒戒之義非所以帥其意乎或謂筆
削之間有與凡例不合者何歟願著于篇以觀稽古之
學

題馬文堂集後

古人不云身將隱矣馬用文之僕丘園之姿久婆娑於
人間思放達於物外爰有敝廬託於平野郊關之外人

境都絕乃若二三朋曹款柴關而論玄焚枯魚以引白
笑陶令之晚歸歎尚子之情非點翰數辭不必工拙散
在他方各成卷帙子弟門生稍自輯錄嗟乎雕蟲無補
子雲始自悔于末年畫虎何成孔璋終受譏于當代號
曰馬文堂集云耳蘇門山人識

題刊高氏日程後

余少好老莊之言離心事務廢日自放復以家貧干祿
京輦迂疎不進學術事功兩亡所就奄及四九之年緬

思哲人競時之訓俛而自吁然悟來者可追則又關宵
起坐不寐苟繇是天加之年淬礪不怠將有所樹立以
自效不泯泯於斯世至於隱顯之際匪吾好所存因刻
日程以眎吾志云歲柔兆涒灘十月朔日山人高叔嗣
書于馬文堂

蘇門集卷八

蘇門集後序

正位自少聞河南蘇門先生名間嘗讀其詩若文則見
格調閒逸意興端潔迴出塵表輒撫卷而歎息見其人
已而入仕宦游中外聞薦紳先生談其為人銳情雅道
不與世隨在都署而有山澤之想若鳳儀麟遊之不可
羈思其人寔與所著詩若文似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位于先生有以知其人矣比位出守
維揚幸厠總漕毛介川翁屬翁乃先生壬辰禮闈優錄

也坐鎮江淮文武為憲居歲餘特召內臺將行出先生之集命之重梓俾後生知前輩之盛則又執集而歎曰視其所舉則知其所為舉之者聲應氣求固然也古之豪傑之士遇知于文場者如唐陸宣公之于韓昌黎宋歐陽之于蘇伯子而呂東萊一見陸象山之試卷即名知其人夫固有所辨也位雖未得見先生而先生之為人蓋益驗於知人矣然則茲集也其傳也夫翁道德文章光被海內而所至不欲以文顯竊見撫臨以來百務

節省獨于此集用心焉豈惟知遇之私誠重其人也刻
既成位不揣猥庸謬識末簡如此若夫先生著作之美
則舊本已序之而我翁名世德勛朝之士大夫仰之凡
輟迹所至之吏民頌之何止於江淮之間奚啻於當時
之近則又何庸於位之喙云

嘉靖癸亥歲季春月吉旦直隸揚州府知府豫章後學
張正位謹序

跋蘇門先生集後

蘇門先生集凡八卷後岡陳公首梓於湖省而考功讀書園諸稿多先生先日手所自輯慎傳也水陽亢公再梓於汴省而詩暨文廼增入數首重遺也蓋後岡為先生海內知交而水陽則先生甲午晉闈所取省解也愷也不佞壬辰就試南宮繆為先生所錄迨今三十餘載慨師資之日遠幸斯集之猶存披誦之餘肅然如對先生焉蓋先生亢潔不羣雅自好修蓋其所撰述大都類

其為人一字一句莫之能易大傳曰修辭立其誠又曰吉人之辭寡先生其立誠之吉人者哉總漕之明年為癸亥付揚守張君正位梓之不特以其辭焉已耳是歲仲春之下澣日門人毛愷拜手敬識于集思廣益堂

